四書說約

第

T855/3840(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30 1956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中庸一

吳郡 顧夢麟麟士纂輯
楊 棄子常寀定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大全朱子曰天命謂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而言是專言理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是為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為之化

焉○率性非人率之也○率字不是用力字伊川謂便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循字非就行道人說只是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或以為率性為順性命之理却是道因人方有也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為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

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主）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雖皆兼物為備然必以人為主）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為而亦豈人之所得為哉修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

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知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說中庸故語氣激別）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大學一意但彼是說大學此是）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頓本指）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章句禮樂刑政在此四字）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為教行矣

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為教明矣夫如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達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為之也子思以是三言者於篇首雖曰始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鑿鑿皆非所以為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修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

立矣

蒙引性出於天故曰天命之謂性道者性之動處也故曰率性之謂道教者道之準則也準則必出於聖人故曰修道之謂教也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不涉人為至教方是聖人所立然亦非以已之私智為之也故曰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大全朱子曰戒愼恐懼不須說得太重此只是略略收拾來應

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簡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字亦不是着力把持雙峯饒氏曰若子常存敬畏雖當事物既往思慮未萌目無所睹耳無所聞輳為之頃亦不敢忽事物既往是指前面底說思慮未萌是指後面底說不睹不聞正在此二者之間看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則是自所睹所聞以至於所不睹不聞皆當戒懼而此不睹不聞在事物既往之後看下文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不睹不聞又在思慮未萌之前故須看此二句方說得上下文意貫串緊要在須臾兩字於此見得子思所以發須臾兩字之意

大全問謹獨莫只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時一般否朱子曰這獨也不是獨自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如一片止水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著工夫處

道不可須臾離是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離是說不可不存養是故以下是教人戒懼做存養工夫莫見莫顯是說不可不省察故君子以下是教人謹獨察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故字可見

既言道不可離只是精粗隱微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

愚按饒氏注初看極嫌其騎墻後見後節朱子小注而始泮然氷解蓋大意謂睹聞之時戒懼自不待言至雖有不睹不聞之而不存養可見此理既貼章句亦始未發不待存疑諸書之說也詳俱見後節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則是外物而非至切之道也語意極鄭重○不睹不聞二句蒙引存疑俱偏章句淺說違說俱始未發今日乃得一和合快事○楊子常曰意所偶欲曰須臾瞬所未合曰史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睹所聞而只戒懼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上文不可須臾離也字意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懼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結上文隱微意此分明是兩節事前段有是故字後段有故字且亦成是何文字問如此分兩節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兩提起君子字善作一段說下文着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夫則致中致和工夫方各有着落○問戒懼是體統做工夫○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問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工夫謹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時當此之時一意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不知是如此否曰此說甚善○問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是又問未發時當以義理涵養曰未發時着義理不得纔知有義理便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陳氏曰雖是平時已常戒懼至此又當十分加謹則所發便都是善不加謹則所發便流於惡○潛室陳氏

曰戒愼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愼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謹獨是衆人不睹不聞之際蛟峰方氏曰戒懼是保守天理愼獨是檢防人欲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愼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己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為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為教者因

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為學者因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孔疏賀瑒曰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時是波靜時是性動時是情因五常而有六情以金與鏡印鏡印之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者靜而情者動

大全朱子曰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不偏於一方只在中間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各行所當然無復乖逆所謂和也○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北溪陳氏曰節者限制也其人情之準的乎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不及與是理不相咈處故曰和○蒙齋袁氏曰喜怒哀樂未發則渾然在中及發而有中節不中節而惟中節者為和○雙峰饒氏曰四者皆中節方謂

之和辭之四時三時得宜一
胡氏曰上文說君子主敬之功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說在
人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也

蒙引天下之達道與率性之謂道二道字大同小異彼道字對
性教言則為義理之名目此達道字對大本言則為和字之名
狀

存疑喜怒哀樂之未發這時心下無一物雖有喜怒哀樂之理
在初未有喜怒哀樂之可言以其四者一無所偏倚而恰在其
中間故名之曰中○喜怒哀樂之未發物未感喜怒哀樂無自
而發也若無感而妄發則未感之時已有偏着靜亦動也失其
中矣此大學之有所也○節是箇限制如竹木之節必情之發
方有若未發亦無緣有箇節喜怒哀樂有箇當然界限不可過
不可不及這是節發出湊着那界限無太過無不及便是中節
此處要看得細如不當喜而喜此固不足言中節若當喜而喜
之中分數有多寡之差亦是未中節處如十分為中纔喜到九
分處便是不及若喜過十一分去便是太過皆未為中節須恰
恰到十分處方為中節此所以貴於惟精也所以貴於慎獨也
○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者謂其不乖於喜怒哀樂之理也蓋喜

怒哀樂自有當然之理所謂節也發而皆中節則於理無所乖戾所以謂之和

愚按此一節是大凡說不須上兩節致字方須上兩節說也

之謂與謂之語氣亦有辨之謂之者據是地位而目之也如首節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大全勉齋黃氏曰章句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橫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直致橫致如一箇物打迭了四圍恁地潔淨相似直致則是今日如此潔淨後日亦如此以至無頃刻不如此

雲峰胡氏曰章句精之約之只是釋一致字約之則存養之功益密精之則省察之功益嚴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已是約之之至而其守不失所以約之者愈至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已是精之之至而無適不然所以精之者愈至此之謂中和之致也

新安陳氏曰收斂近裏貴乎約審察幾微貴乎精二字下得尤不苟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朱子曰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且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則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則千萬人懼以至哀矜寡樂育人材這便是萬物育以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

箇即這喜怒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復如何便得天下歸仁為有此理故也○問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曰經言其常堯湯遇非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致處○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功夫若不能致中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天失所者有矣萬物安得而育問如此則須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工夫曰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中也者所以狀性之德道

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致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俱有○斟酌）無不達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驩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為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措深矣

○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

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耶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殰卵殈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為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為有是理而後有是事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為盡耳曰然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為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則當其不位不育之特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失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耶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垂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為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為破碎之甚耶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

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

蒙引大抵天地有本然之義理有當然之工夫有自然之效驗性道教三者皆出於天本然之義理也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蓋有是義理必有是工夫以全是義理有是工夫則自有是效驗以應是工夫學者知此可以讀天下之書而應天下之事矣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大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大全史氏伯璿曰此章前後五節皆是以本然之道理與當然之工夫相間而言而二者之中又各以一體一用對待言之極為詳整第一節是總言以起之性是體道是用天理之本然者也教即修道以復其性之謂人事之當然者也第二節第三節是由教而入以存天理遏人欲之事此是就體用上做工夫處第四節是包性情之德對言此

又是申言本然之道理處以見道之體用自然而然故見道之本不可離者如此又是申言當然工夫與學問之處又推致驗而極言之極功也○魯齋王氏曰是篇分為四大支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一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至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

其極○雲峰胡氏曰中庸全體大用之書首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是由體之一理而達於用之殊末復合為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此乃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為一理指上天之載始合而開其開孔門傳授心法故於心之體用備焉○朱子曰始言一理也有漸末開而合其合也亦有漸○中散為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事如知仁勇許多為學底道理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中間無些子罅隙句句是

實○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大全新安陳氏曰章句體之○謂以身當而力行之○如仁以為己任之意

蒙引體之者依其本然之謂也○亦從下句反字而生反者不依其本然者也○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大全朱子曰君子只是說箇好底事○為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魯齋許氏曰時有萬變事有萬殊而中無定體○當此時則此為中於彼時則非中矣當此事則此為中於他事則非中矣是以君子戒慎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察於既發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故堯舜湯武之徑讓不同而同於中三仁之生死不同顏孟之語默不同其同於中則一也明乎此則可論聖賢之時中矣○

愚按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此三句是時中

上一層話推原其平日也而無時不中一句方是正說小人不知有此一句對君子知其在我三句不戒懼意已在裏面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二句對而無時不中矣一句不可以無忌憚對戒謹恐懼存疑說是又為通之○無忌憚正是不中庸故曰與時中對也○小人之中庸也斷依王肅本作反中庸也說無忌憚之解○君子之中庸也一條蔡氏作子思釋孔子之言然今通作俱孔子之言則只當以章句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六句為正解後益中無定體以下率及戒謹恐懼者已為作中庸語意未必是孔子當日語意也後凡引孔子語者類然

右第二章

章句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大全北溪陳氏曰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却是合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章句必合內外而言謂之不偏不倚無過不及

愚按陳說亦名篇之總解依游氏中庸屬德行則猶言事

理大段下文在無過不及邊多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大全雙峯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格菴趙氏曰此章無之為德也四字、故下句有能字意論語是夫子本文此是子思檃括○雲峰胡氏曰此比論語語添一能字惟民氣質偏故鮮能知能行仍須看下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

愚按章句但世教衰敎字照首章修道謂教敎字此中庸亦在無過不及邊○子思既添一能字胡氏又添能知能行四字是多少針線○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只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為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為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錙

銖不差也○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所以反中庸○與衆人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然壽以過不及為言似言中而不及庸蓋中即所以為庸非有二也○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自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看了○雲峰胡氏曰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即舜之知言道之所以行即回之賢○言道之所以明兼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為此三者發端而言知者知之過○以為道不是行不仁也賢者行之過○以道為不足知○不知也○愚不肖者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大全朱子曰以飲食譬日用○味隱○或問測度淺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乎中也昏昧寒淺不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也知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能行○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甲汚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

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大全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言道由不明而不行

右第五章

大全黃氏洵饒曰道其不行矣夫道之不行也惟舜之知然後可以行之所以承上起下○三山陳氏曰此一句自為一章子思取夫子之言比而從之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大全雙峰饒氏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如萃之時用大牲吉則中在那極厚處如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中在那極薄處他可類推執是執其言用亦是用其言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狹博大兼總衆善而無遺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

當而無偏○勉齋黃氏曰、因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黃氏潤饒曰、好察邇言、如詢於芻蕘清問下民之類○隱而不宣隱惡也○播而不匿揚善也○廣大指隱惡光明指揚善擇之審○謂知之至即執其兩端是也○行之至謂行之盡即用中於民是也○擇之審即舜之精行之至即舜之一

愚按章句然後用之則擇之審而行之至到得用中已是行矣故下又轉云然非在我之權度云云可見是用中由智非用中以成其智也雖前云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不要倒看了○此章引言固重智字實亦重中字大段知行皆十分拆開不得○

黃注精一分配亦是○楊子常問、須知子曰初非為中庸所以上下承起皆子思集句夫子曰中不得入子思話前後章亦不得通用○執既是執其言用既是用其言難道隱不是隱其言楊不是楊其言乎況作用人文字者皆誤○（九○厥○而○雖○）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分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

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新安陳氏曰、此章如詩之有興○借上一事譬喻以引起下一事也○

愚按章句言知禍知字是補出以對下擇字○依蒙引如貪財好色等○

右第六章

大全黃氏洵饒曰、中庸得之不能守○惟顏子然後可以守之○亦承上起下○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大全朱子曰、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雙峰饒氏曰、每得一善則着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亦不是着意去守這一善○黃氏曰、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顏子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

愚按前章言能擇不能守回便是能擇能守者故曰起下然上下相承亦是大意說蒙引云不必深求最是○能守即是行一邊矣大全云回之守與舜之用不同太拘存疑云行在擇之下得之上太鑿皆是自起葛藤舍旃可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大全問中庸如何不可能朱子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急些子便過慢些子便不及所以難也○北溪陳氏曰三者似知仁勇然亦不必泥說知仁勇大意只謂國家至大難治也而資稟明敏者能均之爵祿人所好難却也而資稟廉潔者能辭之白刃人所畏難犯也而資稟勇敢者能蹈之是三者雖難而皆可以力為至於中庸乃天命人心之當然不可以資稟勉強力為之須是學問篤至到那義精仁熟自然真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方能盡得此所以若易而實難也○雲峯胡氏曰饒氏謂章句言義精仁熟似欠勇字意竊謂擇之密者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不賴勇而裕如者也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故章句於釋中庸之可能曰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於下章言勇處則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擇而守之反復細玩朱子之意可見矣

右第九章

章句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愚按陳胡兩說及前後章句即焰應甚明中庸不可能句

不得別生意解注脚在和而不流一節也○大意亦云中庸不可能也必如後所言之勇者乃能之耳實與引舜回處一例故曰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孔疏夫子將答子路之問且先反問子路○言強有多種○女今所問○問何者之強

大全新安陳氏曰、女之強○謂學者之強也○下文四強哉矯○焰此句○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大全朱子曰、強哉矯賢歎之辭○和便易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又說不倚、蓋柔弱底中立則必欹倒○豈能中立而不倚○方見硬健○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夷惠正是如此、曰是問惠和而不流甚分明、夷如何是中立不倚處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來歸○及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

○雙峰饒氏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南北方之強皆是氣之偏處是要勝人下面君子之強是能自勝其氣質之偏○雲峰胡氏曰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有骨力○是之謂自強南北以勝人為強其強也囿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為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為大也○

蒙引和而不流蓋以處常言中立而不倚蓋以處變言和與人同中立與人異也下文又分處窮達言○中立字對和字言○和與中立字輕與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一例

存疑凡和以處衆者易至於流君子於此則能自守以正未嘗違理以隨衆而至於流違理以隨衆獨立者易至於倚君子於此則能自信以是不肯易方以從衆而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變其平素君子則能行道濟時以施其蘊而不變塞焉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窮約君子則能守義安命以終其身而至死不變焉此則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也故曰強哉矯○中立而不倚此最難言中字淺與中

庸之中不同中立猶未是強必至於不倚乃為強也如舉世皆出而我獨處是中立而無依也若非見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堅少間未有不隨衆而出者若伯夷柳齊當武王之伐紂也天下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同心同德之臣至三千人皆以為紂可伐而從周矣獨伯夷柳齊斷然以為不可至於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而死是真能不倚者也又如舉世皆處而我獨出亦中立而無依也然非知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定少間亦未有不隨衆而處者也孔子當周衰之季歷聘諸侯之國而所如不合轍環不已當時晨門譏之楚狂避之荷蕢非之沮溺丈人之徒又遂遂刺之雖親炙如子路者亦疑之數數矣而夫子以其不磷不緇之操終不為衆所讙而少輟其無君皇皇之心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又曰果哉未之難矣蓋直欲排天地氣數而反之於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置之衽席之上信乎所謂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者也故率老於行而不悔其中立而不倚又何如哉

愚按此節始中庸不可能句須說得地位尊重依饒說不變塞是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境界則上三句亦須有斟酌朱子嘗論堯舜孔子方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今又以

並証不倚不知當否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大全朱子曰此兩句結上文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雙峰胡氏曰既曰君子依乎中庸又曰唯聖者能之何也蓋言君子之依乎中庸未見其為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聖人德盛禮恭雖處既聖之地未嘗有自聖之心也○史氏伯璿曰愚嘗合而言之則首節是知行之過處過蓋由於不當強而強也次節是知行之有始無終處無終蓋由其當強而不強也末節是知行之有始有終處有終則強不息道矣故曰不賴勇而裕如也達此則經注之肯可識矣

存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人不知而不慍也此是道德之盛全不以在外得失為事故曰唯聖者能之

右第十一章

章句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

大舜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大全黃氏幹饒曰造道謂達道成德謂達德○雲峰胡氏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於此中然夫子於舜之知讚之也於回之仁許之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史氏伯璿曰右以前十章大綱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皆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人所能知

若子之道費而隱

大全雲峰胡氏曰費字當讀作費用之費說文散財用也○朱子曰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見處○或說形而下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就其中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大全朱子曰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着得一物在若曰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勿軒熊氏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新安陳氏曰全段皆是說費在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為隱○朱子曰人多以至為道之精妙處若是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為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不能是浸漸要底事他大本大根處元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朱子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

大全朱子曰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只是解上面察者著也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非察察之察詩中之意本不為此中庸借此兩句形容道體○問子思如何獨舉鳶魚而言蛟峰方氏曰只且提起一二以示人天下萬物皆如此何獨鳶魚

存疑上言夫婦可知能聖人天地所不能盡則此道無乎不在固可意會矣而其流行活潑之妙則未見也故子思復舉個鳶魚來發明他見得此道在天地間都如此活潑如此昭著日用之間橫行直撞無不是這道理學者誠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力也此道在天地間川流貫澈無所滯碍真活潑潑地天地無心常活而不死人心有欲常死而不活與天地相似故不違者聖人也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顏子是也其次莊敬以持養之及其成功則一也其曾子之一貫與程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活潑潑地謝氏曰勿忘勿助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皆是示人求之之方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大全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謂君子之道始乎夫婦居室之間及其極至則昭著乎天高地下之大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莫能破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大莫能載包到鳶魚上下察處該括盡矣

淺說總而言之君子之道語其一節則托始乎夫婦居室之間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極其全體則昭著乎天地之大而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道之費而隱如此此道之所以不

可須臾離也此存養省察之功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大全雙峰饒氏曰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知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謹獨言之知道之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之充塞乎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周故自邇道不遠以極於達孝

又曰費隱是申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須臾離是無時不然君子之道費而隱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德欲其久無物不有故業欲其廣德欲其久故敬以直內之功由動而靜由靜而動不可有須臾間斷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慎獨是也業欲其廣故義以方外之功自近而遠若小若大不可毫髮放過造端夫婦至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大全朱子曰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

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為道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何嘗遠人此人字兼人己而言自己便具此道自人觀之人亦具此道也又曰此指為道之人己身而言己之身便具此道又豈可遠此身以為道○陳氏曰此道常昭著於日用人事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諸高遠便非所以為道如老莊言道在太極先之類無非高遠此三句語脈猶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雙峰饒氏曰道不遠人以道言也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以學道者言也遠人之人是指衆人之為道之人是指為道之人○人人○人○人○

一節言以人治人皆欲其不遠人者不遠人以為道第二節言已之施於人以為道也第三節言雖聖人所以責之已者亦不遠人以為道也

存疑即其所執之柯則然執此柯以伐彼柯其則雖不遠而伐柯者必有睨視之勞猶未免若其為遠也至於人之道則各具於人之身是治人之則非若伐柯之則在彼而不在此者矣可見道不遠人若治之而不以人則所以教之者大汲汲改之而不即止則所以望之者太深皆是遠人以為道了○人之道即是他合做底道理本於性之所發而能知能行者也

以人治人亦是開導之而示以所當為誘掖之而使之以必為其人能改則人道盡矣即止不治不復於性分之外有所加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孔疏怨忖也忖度其義於人

大全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須是十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教他恁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問此只是怨如何作忠恕說曰忠怨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

怒及至怒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北溪陳氏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眞實者怒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眞實者以及人物而已○東陽許氏曰行道之方惟在忠怒自此行之則可至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推己之怒也然非忠為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忠以心之全體言怒就每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不同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己之心推之則心之全體却又只在此故怒非忠無以本忠非怒不能行二者相須缺一不可所以經以施諸己兩句總言忠怒而章句亦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怒之事也○問論語中庸言忠怒不同朱子曰盡己推己此言違道不遠是也是學者事忠怒工夫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若自是兩端說此只說下學而上達是子思掠下教人處論語則曰一以貫之又曰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事論語分明言夫子之道豈非聖人事○問到得忠怒已是道如何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怒正是學者下工夫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

子思之說正是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都不是恁地曾子只是借這箇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潛室陳氏曰此因恕而言仁耳恕是求仁之事推愛己之心以愛人恕者之事也以愛己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以仁言○雙峰饒氏曰道是天理忠恕是人事天理不遠於人事故曰道不遠人事盡則可以至天理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其理甚明

或問齋師違穀七里而穀縊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徙以至於道獨為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

淺說率性之道本不遠人但人為私意所隔惟知有己而不知

有人故所以施之於人者多不得其當而去道也遠矣惟本乎忠而行之以恕雖曰出於勉強而未能與道為一也然由此而往則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其去道也何遠哉忠恕之事何如不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耳如人以無道而施諸己此己所不願也則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心即己之心不以己所不願者而施之於人馬此忠恕之事也此可見道不遠人而人當不遠人以為道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孔疏所求乎子云云此四者欲明求之於他人必先行之於己欲求其子以孝道事己須以孝道事父母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辭如己是諸侯欲求於臣以忠事己當先行忠於天子及廟中事己是全臣道也

大全朱子曰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滿處所求乎子以事父者曾孝否乎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曾孝否乎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

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君者盡忠否乎○以我責臣之心而反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又曰事父未能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事君未能須要如周公之事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缺便非子與臣之道矣無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

或問小注朱子曰此處主意立文與大學絜矩一章相似人多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意謂道雖不遠人而其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而實亦不遠於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

誤讀○黃氏曰或以所求乎臣一句而有疑非也古人君臣字多通用諸侯有土者多稱君其下皆稱臣凡卑之於尊僕隸之於主便有臣義

存疑所求乎子四句言君子之道吾所未能如此而君子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矣乎然則當以是為則而自勉矣大意不過如此

愚按庸德以下如此作一氣讀最是蓋慥慥句是倒綰文法耳○所求乎子即作求自己之子注疏大全或問蒙引淺說達說

俱同然近文惟一陳大士主此餘無知者

右第十三章

章句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也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愚按夫婦知能其說如此而前章居室之云誤為鄙褻或又流入丹經者何與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大全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素富貴二句只是一套事但素位而行分應之

存疑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二句不可分開為二下文素富貴行乎富貴二條朱子乃分貼二句者蓋素富貴行乎富貴條雖有不願乎外意然此處且欲發明素位而行姑未之及在上便不願乎外不願乎外便素位而行不可分開為二下文素富貴行乎富貴二條朱子乃分貼二句者蓋素富貴行乎富貴條雖有不願乎外意然此處只欲發明不願乎外意且置之朱子解經各有攸當非強為分析也觀第二條四個素字行字第三條五個不字意就可見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大全北溪陳氏曰素富貴行乎富貴如舜之被袗衣鼓琴若固

有之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是也、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九夷曰何陋之有是也、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是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惟為吾之所當為而已○雙峰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逆境、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暗說富貴貧賤、如何曰人之處世、不當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不常有之、素夷狄、謂適然陷於夷狄、如蘇武洪忠宣事、問入字是入四者之中否曰、入字闊、上四者特舉其槩、隨其所在而樂存焉、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太全陳氏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吾居下位○則不攀援於上○惟反自責於己初無求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蓋有責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怨天○有求取於人而人不我應○則尤人○君子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處見君子胸中多少洒落明瑩眞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大全問居易俟命與大易樂天知命相似否潛室陳氏曰、居易俟命、○格菴趙氏曰君子胸中平易

所居而安、素位而行也。富貴貧賤、惟聽天之所命、不願乎外也。

存疑　該做底便是平地不該做底便是險道

愚按次崖說是聖賢議論原不是教人揀易處做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鄭注正鵠皆鳥名也一曰正正也鵠直也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張布侯而設正也

孔疏言凡人之射有似乎君子之道○諸於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正乃是鳴字小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取為的○詹氏道傳曰按朱子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皮侯則設正賓射之侯也正畫朱次白次蒼次黃次黑五正者天子也諸侯則三正去玄黃孤大夫二正去青白直以朱綠也若獸侯則燕射之侯畫獸頭於正鵠之處○趙氏德曰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此乃天子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貢士可以與祭者賓射則張布於侯而設正諸侯朝會正以賓射之禮以觀邦國諸侯者也

備攷大射之侯棲皮為鵠賓射之儀畫布曰正凡侯皆以布為

之其中三分之一以皮繖其中為射之的故曰棲皮為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采畫謂之正

右第十四章

愚按此八章之中惟此章與下章首無子曰字故章句判為子思之言然看兩結束處各有夫子語又安知非引言至此因理有相觸先為素位行遠諸論以發端也故前又只云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據禮記原本自子曰道不遠人至以徵幸為一章自子曰射有似乎至其順矣乎為一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大全黃氏洵饒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是凡天下事皆當如此下引詩及孔子之言但舉一事以明之亦猶詩之興也妻子兄弟卑近父母譬高遠

存疑君子之道進為之道也故就承之曰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此句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意相近蓋上句意就在下句意內也不可以君子之道當大哉聖人之道看辟如行遠必自邇二句方作進為之序言君子之道無所不在而進之則有序也盡性至命必本於人倫日用之常精義

說亦無不可

右第十五章

大全東陽許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故於費隱之後十三章先言修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謹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則言正己不求於外此章則言自近及遠是言凡行道皆當如是也引詩本是比喻說然於道中言治家則次序又如此

入神必本於洒掃應對之未辟須讀如行斷高必自卑者始焉辟如登高必自邇者始焉天下之理一也而有遠近高卑之不同何也理無遠近高卑自人之所見而有不同也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愚按詩解本當云雖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必兄弟既翕而後和樂且耽則是兄弟及妻子而父母亦順看作三層殊有行登之意然章句義取斷章故為平

大全朱子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造化之妙不可見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問何謂迹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鬼神是陽鬼是陰注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朱子曰良能是說注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則陰陽良能自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屈伸注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便無了一物便是良能功○吳氏程曰鬼神雖是說氣而理實在其中故迹專以氣言而良能兼以理言然後其意始備大抵理形而上氣形而下而鬼神則形而上下之間者也不然朱子何以曰良能是說注來屈伸皆理之自然不假安排布置○許謙曰天地言其形造化言其理造化之理紗不可見惟見其成寒暑昼夜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朱子曰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功用人須是於

良能功用上認取其德鬼神之德言鬼神實然之理○黃氏洵
饒曰中庸其至矣乎以理言鬼神其盛矣乎以氣言理故言至
氣故言盛○鬼神為物之體而物不能遺中庸亦為物之體而物
所不能遺也○章句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
理亦賦焉是也○陰陽分而言之夫乾靜專其性動直其情大生
焉其功效夫坤靜翕其性動闢其情廣生其功效合而言之陰
順陽健者性也陽施陰受者情也陽生陰成者功效也即此章
觀之不睹不聞者性也體物而不可遺者情也洋洋乎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功效也○皆就用上說良能之良即靈也妙用

也○朱氏公遷曰鬼神自造化而言是專言之也主乎祭祀而
言是偏言之也於三氣良能之中我祭其氣之興我相接者則
理之正也

蒙引鬼神三段註蓋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也故
用張子之說以繼之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
伸也故朱子又以一氣貫之其嘗合三說而一之曰鬼神天地
之功用二氣之良能也其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造
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經傳中惟此德字解自為一例
故曰猶言性情功效○盛字意重在體物不遺上雖曰兼費隱

然隱只在費之中即所以

存疑 小注寒暑日月春夏要之日月寒暑之所以注日月寒暑之往來春夏之生長即是物而鬼神之所為體者爾

○章句言性情又言功效方下此字面性情猶言才調蓋能體物處便是其才也此鬼神之天下無性外之物鬼神亦道之所在也鬼神體物而不可遺朱子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理無非實者○天地豈有一物不以此為體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為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然却體物而不遺則其昭然而不可揜也所謂體物者固非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大全問體物而不可遺朱子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理無非實者○天地豈有一物不以此為體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為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然却體物而不遺則其昭然而不可揜也所謂體物者固非先

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體即鬼神之德猶云即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云無闕遺滲漏蓋常自洋洋生活不間乎晦明代謝也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為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也○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雙峰饒氏曰前章詳於費而不及隱引而不發之意也此章推隱而達於費以發前章未發之意也然弗見弗聞已足以形容其隱矣而復以體物而不可遺言者明隱非空無之謂也故下文言徵之顯而復以誠之不可揜申之明隱之所以不能不費者正以其實理之不可揜故也又曰道是形而上者鬼神是形而下者叫章即鬼神之費隱以明道之費隱言觀鬼神之體至隱而其用至費如此則道之用所以至費者豈非有至隱遺德之顯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鄭注洋洋人想思其傍偲之貌

大全陳氏曰齊明是肅於內盛服是肅於外內外交致之功也○雙峰饒氏曰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看見得他霊處○陳氏

曰承祭祀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隨所當祭者誠敬以集自家精神則彼之精神亦集便洋洋流動充滿如神在焉

蒙引盛服兼冠履之屬

存疑上既說體物不遺復就祭祀上說此尤顯然易見故言之以為體物不遺之驗神之格思之神亦是此類之神但不就祭祀時言耳

愚按大全如陳氏黃氏李氏多以使天下後三節俱主祭祀言然存疑為正今說家皆從此也且抑詩屋漏之云本不謂祭時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大全朱子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鬼神主乎氣為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益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掩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也緣是實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掩如此○

實屈伸是實伸合散無非實者故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在上下章倣地說忽揷一段鬼神洋洋這裏也是鳶飛魚躍意思所以未梢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雙峰饒氏曰中庸誠之一字方見於此蓋為自此以

後言誠張本也。後章誠字即此章誠字、但此章誠字是費之所以然處、以理言也、後章誠字是以貫衆費而有諸己處、以德言也、皆所謂隱也。○雲峰胡氏曰、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紀、而首於此章見之、漢儒皆不識誠字、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不息之謂誠、至子程子始曰無妄之謂誠、子朱子又加以真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書但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肯徵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也、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視不見聽不聞、微也、前之所謂隱也、體物而不可遺、顯也、前之所謂費也、前言君子之道、以人道言、此言鬼神之德、以天道言、人道其用也、故先言用之費而體之隱者即在費之中、天道其體也、故先言體之微而用之顯者亦不出乎微之外、固各有當也。○新安陳氏曰、微字與誠字對顯字與不可揜對、自其妙言之曰微、自其實言之曰誠、

右第十六章

章句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全趙氏惠曰、夏后之時、猶封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殷、乃訪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左傳史墨論季孫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妻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滿謚胡公、自胡公至桓公十二世入春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初立、陳始終春秋凡十二公、當哀公十七年楚滅之、陳滅而田恒得政於齊、至威烈王田和列為諸侯、卒為建國、秦始皇三十六年王建降秦滅齊、二世元年齊王族田儋及從弟榮弟橫皆豪傑宗彊、儋畧定齊地、皆自立為王、漢高祖召橫自到、舜祀始絕、

蒙引舜為天子、則當有數世之廟以祀其先祖○虞思虞君名思、以二女妻少康、一成一旅、因以庄復者也、周改封陳、今謚法有彌年壽考曰胡、保民耆艾曰胡、

愚按唐虞立五廟夏氏因之是其饗五世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大全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存疑此條語意云天之生物如此今以舜之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者固上天因材而篤之意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存疑此條語意云君子宜民宜人必受祿於天如此今舜之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者是固君子受祿于天之意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大全新安陳氏曰必者決然之辭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此一句總結上文意

達說通章皆就舜身上說

右第十七章

章句此由庸行之常而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

之

鄭注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焉○唯有文王○

大全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瞽鯀○為無憂○兼山郭氏曰、憂動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之言文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全書武成篇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蔡氏曰、大王雖未有爵商之志、然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

蒙引纘總也緒業也此正謂繼世耳一戎衣而有天下却是後日事

愚按不失顯名○必得其名○雖語氣微別○然理不重此○此處只是備攷周本紀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戴之○去邠止於岐下○改國號曰周○邠人舉國扶老携幼歸焉○其他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

狄之俗營築城郭宮室而居作五官有司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民皆歌頌其德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吳越春秋古公去邠處岐周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史記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上祀見得武王老不暇及沒後周公乃成其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孔疏未猶老也耄謂武王受命七年而崩紐紲大王之父一名諸盩周本紀云亞圉卒子太公叔類立太公卒子古公亶父立又世本云亞圉雲生太公組紺諸盩則叔類組紺諸盩是一人也天保鄭注亦云先公謂后稷至諸盩

大全史氏伯璿曰章句所以訓釋末為老者蓋以下文即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上祀見得武王老不暇及沒後周公乃成其志也此所謂武王未受命一句不是結上節意而是引起下文周公追王上祀之意而言耳○史記周本紀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鞠陶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

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組紺即公叔祖類乃大王之父也○東陽許氏曰堯封棄於邰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其官自竄戎翟之閒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始遷於豳史謂稷生棄爾棄爾生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皆世本自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紺諸盩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自稷至亶父蓋二十餘世史記以不窋為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雲都諸盩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為十五世且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十五世其亦誤矣今按章句謂組紺為大王之父據疏文而言也○閒組紺以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則祀先公依舊止用諸侯之禮鷩冕諸侯之服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蓋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鷩冕旒玉與諸侯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雖諸侯同是七旒但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新安陳氏曰無窮謂自大王以上及乎前無窮盡直至於后稷也○朱子曰

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姪在諸侯者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畧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陳氏曰周公推文武大王王季之意追尊其先公又設為禮法通行此意於天下所謂推己以及人也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山陰陸氏曰經不言追王文王之德追王者以上言周公成文武之意文王與焉故也○新安王氏曰追王之禮夏商未有武王晚而受命初定天下追王及於文考至周公因文王之孝武王之志追王上及大王王季不言武王追王者禮制定於周公故也大王以上追王不及而武王以士非貶也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而祭以大夫非僭也武王為天子則祭先公用天子之禮其義當然祭禮殺於下而上致其隆喪禮詳於上而有所略若夫父母之喪則自天子至

於庶人賤無加隆貴無加殺孟子所謂三代共之者也新安陳氏曰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於天子蓋以子於父母喪服無貴賤之分一而已耒二句只是申明上二句父母之喪即三年之喪朱子謂中庸之意只是主父母而言未必及其他者也

或問小注藍田呂氏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謂有二有正統之期為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絶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絶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絶服也如旁親之期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絶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於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

存疑上祭先公以天子之禮祭用生者之祿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皆得用生者之祿以祭其親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此亦示其例耳若父為庶人子為士父為大夫子為諸侯之類可以例推若父為諸侯子為大夫則支子不祭而自為大宗矣○看來此是古禮今世如子為大夫則封父為大夫既封大夫亦

當以大夫禮葬之矣豈復葬用死者之爵乎○今之封贈其親即周人追王之遺意○以章句大夫降觀之則期之喪亦不達乎大夫矣聖人是大槩說章句是本儀位○周公成文武之德此意管到末自追王大王王季至貴賤一也皆成文武德事斯禮也只管到祭以大夫處期之喪以下又是一轉語合而言之揔是推已及人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也○成武王之德易說成文王之德難說此當以下章總志述事來看

愚按注疏又有追王改葬之說頗可笑然則今世贈公亦改葬乎且累贈即累改之乎其如青烏家言何也○物原周武王始制追王禮晉文公始制追封禮○舛錯即公叔祖類此以字近相訛耳未知訣是○三年之喪本不止於父母故晦翁云只主父母未暇及他益不從藍田之云也○諸盩即組紃而許氏屢辨之似當時亦不甚看注疏○祀先公以饗冝或亦另有說禮當如此耳著云不敢以天子臨其先公故從諸侯之服則父為士而祭以大夫亦改從士之服父為庶人而祭以士亦改從庶人之服於禮為稱矣祀四望山川毳冕五章祭社稷五祀希冕三章祭羣小祀玄冕衣無文裳刺黻

大全黃氏洵饒曰章句下文又以指上章下文言愚按此看得最妙因以上章後兩節武王纘緒周公成德追崇先祖謂為繼述之大者以釋此節則連斯禮也達乎諸侯一段亦當是先王志事中所有故曰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乎上下者言之以明并此推已及人使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得展孝思者皆為繼述中事而信乎其為至善也若說是此章下文則春秋以後四節亦一步通不去矣存疑淺說俱誤解○此章下文豈不是兩制祭祀之禮然又一頭項矣要以上章語釋此節亦是舉大段蓋繼述之大者畢竟只在有天下而制作禮

而已又何取乎此大約當為禮有大小而隆降因之享先公自稍次於先王耳叔顓司服注亦作公祖類然又無幷字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大全西山眞氏曰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為孝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江陵項氏曰舜為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為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為訓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樂因之○不是謂追崇先祖○推己及人○為繼述之善而丁又另說也○孔疏以繼志屬武王述事屬周公亦妙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大全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此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宅上士則二廟庶人祭於寢○新安陳氏曰先王先公有廟有祧廟則有司修除祧則有祧黝堊此修其祖廟也○東陽許氏曰修廟只是洒掃整飭常使嚴潔之意○書顧命殽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赤刀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天球鳴球玉磬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東陽許氏曰顧命序所陳之寶有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亂之○舞衣大貝鼖鼓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彤弓垂之竹矢彤句之屬則盡包上○所陳者在其中○龜山曰宗廟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趙氏惠曰先祖遺衣服小斂及大斂之餘乃藏之廟祧周禮春官祭祀則以其衣授尸服卒者之上服○周禮天官冢宰庖人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

夏行腊鰡膳膏臊。行猶用也。腊音渠乾雉也。鰡音搜乾魚也。臊犬膏。秋行犢麝膳膏腥。冬行鱒羽膳膏羶。牛子麝鹿子腥。鷄膏鱻音鮮。魚也。羽雁也。羶羊脂也。又禮記內則篇亦云。○格菴趙氏曰。四時之食。各有其物。以奉人者薦神。蓋以生事之也。羔雅羊豚。稚豕。豕嫩而肥。故春用之。香謂牛膏也。調膳之物。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

蒙引古人廟制雖皆南向。然主則居西而東向。古人室之戶從東入以西為上。祭者以東為下。向上而祭。○禮記月令孟春祀戶。方氏小注曰。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故孟春祀之門耦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故秋祀之。○古人廟室之戶從東南入。故室之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奧也。○凡廟主在本廟之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羣昭之入者皆南向。羣穆之入者皆北向。○神主東向。尸又南向。不同位。

備敘七世之廟。在商時已然。周以文武親盡當祧。而有功德當宗。別立文武世室。皆百世不遷。故周獨有九廟。自後穆祧者藏文世室。昭祧者藏武世室。○周禮春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存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

既事藏之○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既祭則藏其服○春秋繁露古者歲四祭因四時所生熟而祭先祖父母也○愚按此節焰後敘其所尊一句○上句下節焰後愛其所親一句○引春官天府鄭注陳其寶器以華國也又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者注曰大斂之餘也○疏曰案士喪禮云小斂十九稱不必盡服則小斂亦有餘衣必知據大斂之餘者○小斂之餘至大斂更用之大斂乃留之故知其遺衣服無小斂○餘也○先鄭云此王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為諸侯者謂不窋已後諸鑒已前為諸侯者○后稷雖不謚為王以其為始祖○故祫祭在焉從先王例也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者注曰○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疏曰先王之尸服衮冕先公之尸服鷩冕也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者注曰○凡廟舊皆修除黝堊示新之敬也○庶人凡用禽獻春行羔豚云云鄭注但士云用禽獻謂煎和之以獻王不聞○凡祭凡用禽獻大全誤作凡用禽獻今改正○凡冕服皆衣纁

不窋已後諸鑒已前為諸侯者○后稷雖不謚為王以其為始祖○故祫祭在焉從先王例也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者注曰○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疏曰先王之尸服衮冕先公之尸服鷩冕也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者注曰○凡廟舊皆修除黝堊示新之敬也○庶人凡用禽獻春行羔豚云云鄭注但士云用禽獻謂煎和之以獻王不聞○凡祭凡用禽獻大全誤作凡用禽獻今改正○凡冕服皆衣纁

而裳繡故曰裳衣先王尸衮冕者衮衣而冕也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章公尸驚衣而冕衣三章裳四章凡七衮始卷龍驚始華蟲畫雉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大全格菴趙氏曰左昭右穆者死者之昭穆也羣昭羣穆者生者之昭穆也宗廟之禮非特序故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昭穆○新安陳氏曰王制所謂三昭三穆昭在左為陽昭者陽明之義穆在右為陰穆者陰幽之義以周言之書於文王曰穆考文王詩於武王曰率見昭考父穆則子昭父昭則子穆也子孫亦以為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趙氏德曰子姓者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為子姓章句所引乃祭統之文夫祭有十倫此條明第五倫見親疎之殺焉者謂尸主既有昭穆如主人及賓亦如昭穆列在廟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不失倫類此之謂親疎之殺也然必以大廟言者惟祭大廟之時則旅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則羣昭羣穆咸在若不於大廟餘廟之祭唯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若昭與昭齒

穆與穆齒者言居之衆兄弟子孫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各自為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若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此明第九倫長幼之序也○新安陳氏曰宗宗伯宗人之屬祝大祝小祝也竝見周禮祭祀以任職事為賢次序與祭之職事所以辨其人之賢也○問酳導飲也朱子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使飲也賓受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舉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疑後世所謂主人倍食於賓者此也○東陽許氏曰凡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算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兄弟者主人之黨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賓曰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曰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之少者舉觶於兄弟最長者於阼阼階亦先導飲而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於阼阼階酌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乃飲者賓爵于篚此旅酬之大畧也○東陽許氏曰祭畢而燕今不知其儀亦於燕茨之詩見其大意○云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書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章曰樂

具入奏○說者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所謂燕禮其可知之仿佛若此○宗廟之禮一節五事禮意至為周密序昭穆既明同姓異姓之貴賤蓋皆指助祭陪位者而言至於序賢則分別羣臣之賢否廟中奔走執事必擇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純熟者為之賢者既有事則不賢者亦自能勸雖然既以有事為榮則事不及之者豈不有恥則又有序爵以安其心執事者既榮無事有爵而在列者及賤而後於廟中者皆得與旅酬至此賢不賢皆恩禮之所遠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至祭禮已畢尸既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禮又厚於疎遠者見制禮之意文理密察恩意周備仁至義盡而文章粲然○黃氏洵饒曰宗為坐次謂賓出後之時也

或問小注藍田呂氏曰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諸臣之助祭者也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孰可以為宗而詔相孰可以為祝而嘏孰可

以祼賓獻酬可以執籩豆至於執爵沃盥莫不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趙氏德曰逸禮祫祭昭穆各用一尸蓋周之中世先王先公之位已凡二十餘所使南北相向各列牖下假以先王考室之時言之后稷東向王以下十三尸南北相向每尸設二十六豆籩九俎八簋六鉶及尸與主賓獻酬之地蓋比明堂三倍之廣而二十餘尸各十一獻又有三酳亦非一日所能行也故祫祭之羣昭羣穆雖多昭一尸穆一尸而已合七廟之主而言則九尸合五廟之主而言則七尸

蒙引宗廟之禮○禮屬生者○所以序昭穆○全主生者○章句云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此原生者○昭穆則自其立廟時已定○不待祭時序之也○序爵異姓也同姓者不與○若說兼同姓則盡已在昭穆列○不得復分身在爵列○矣○序昭穆者序親也○正與序爵對○公侯自侯國言說伯子男也卿大夫自內朝言說上士中士矣○此以天子之祭承大廟字說來○此卿大夫斷為內朝外服諸侯既助祭則其卿大夫宜不預也○序昭穆與序爵事各不相混不相涉看來羣昭羣穆做一處序公侯卿大夫陪祭者又做一處序執事者則

各布列於所司之位○

存疑　宗廟之禮當貼云宗廟序○欲神惠之均乎在庭此云逮賤者是就中取逮賤一節對序昭穆等而言○講旅酬若依儀禮許多參差不一只當依章句混淪說○

愚按上節之為敬其所尊不待言矣○此節云愛其所親者觀下節章句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則上節固對祖考子孫異姓者俱臣庶今合之一說此節之中則凡同姓者俱臣庶各供其事各被其澤各遵其禮各展其情先王之心何等○雖悅豈不是愛其所親而為其事次如生事亡如存此為不易之解○必曰通於上下則此天子之祭如何通得達說云一說上節通於上此節通於下則此通字更為牽彊支吾矣○燕毛序齒恐大約不離序昭穆之意但彼是祭時此是燕時耳蓋昭穆序則分定分定則分之尊者必是年高而頒白者多其位在上少而黎黑者多在下也蒙引云恐一時不暇問其年但看毛髮可笑○昭穆不是一層昭後有穆穆後又有昭也○宗廟之禮穆字勿虛言分子孫而左之右之以別其階因左右而先之後之以次其等此謂禮也但昭穆二字當於下句出之方不礙

附錄特牲云三獻主人酌西階上獻賓薦脯醢設折俎賓卒爵主人酌酢卒爵降奠於其位衆賓升受爵坐祭立飲主人洗觶酌於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奠觶於薦南揖復位主人洗爵獻長兄弟於作階上如賓儀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洗獻內兄弟於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嗣舉奠兄弟子洗酌於東方之尊舉觶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賓坐取觶酬長兄弟長兄弟卒觶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於篚賓弟子及兄弟子舉觶於其長長皆奠觶揖其弟子爵皆無算爵有司徹云主人酌獻賓

於西階上衆賓長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辯受爵乃升長賓主人酌酢於長賓西階上北面飲卒爵賓卒爵主人卒洗升酌賓拜受坐奠爵於賓西階南北面遂飲卒爵主人卒洗升酌賓於西階上辯受爵洗獻內賓於房中獻私人於作階上二人洗觶升實爵西楹坐奠爵尸侑卒爵尸酬主人主人酬侑於西楹卒爵主人復酌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於衆賓遂及兄弟私人兄弟之後生舉觶於其長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爵不賓尸賓拜受爵洗酌酳於主人卒爵賓以爵降奠於篚主人洗獻衆賓獻兄弟與內賓

與私人皆如賓禮賓長獻於尸尸酢獻祝致酢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又云燕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又云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特牲禮俎出於廟門徹庶羞設於西序下注云庶羞主為尸非神饌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燕飲自尸祝至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侍燕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燕也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禮書云族燕禮服皮弁服即於路寢宰夫為主異姓為賓王與族人燕於堂后帥內宗之屬燕於房其物殽烝兩以合好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疎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凡席之位升降之儀脫屨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算以盡歡大率與諸侯燕禮不異○醋酢同疑古字通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達說細玩此節不用着力生意只蒙上二節結之踐位五句申

結上二節事死二句承上五句而贊之亦不用着力孝之至正言其善繼述也

愚按章句其指先王也然只是指文王耳大王王季在所尊尊字內不在先王內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大全吳氏徵曰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惟天子得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冬至祀天之外孟春祈穀於郊亦於圜丘五時祀帝則於四郊亦

惟天子得行之其他非時告天禮之重者則亦謂之郊禮之輕者則謂之類言此非正郊也有類於正郊焉爾地猶母也母親而不尊故惟北郊方澤一祭為至重其次則祭地於社北郊之祭天子所獨社之祭天子之社謂之王社下皆得行之天子之社謂之諸侯謂之國社大夫士庶人之社謂之里社此皆正祭除正祭外天子諸侯各因事告祭重者於社輕者但謂之宜言非正社之祭其禮與社祭相宜稱焉爾此申言武王與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朱子曰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為能饗帝禘嘗之義所謂惟孝子為能饗親意思甚周密譚氏曰治道不

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間而已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為何如當其奠摯以事祖宗之時其心為何如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僞介乎其間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聚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而不當○雲峯胡氏曰上文孝之至也已結了達孝二字此又別是一意○莆田黃氏善曰鬼神之道一本同原觀感應之妙可知其一矣嘗為四時祭祖宗之親近者而易感禘為王者之祭其所自出之帝故難感然猶是吾祖與此身氣脉相貫社又與已不相親而感之亦難矣然古今雖異皆同生天壤間均是人也昔郊祀上帝不易感於此而能感可見天命謂性是兩頭一般大而天地細而人物明而禮樂幽而鬼神一以貫之無非此物流行著見而已知乎此則不過感應之理推之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鬼神幽明與人間隔猶無不可感之理而況於人乎○史氏伯璿曰郊祭天社祭地天尊地卑故先郊而後社禘大祭嘗時祭禘大嘗小故先禘而後嘗

或問小注藍田呂氏曰事上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祀乎其先者所以正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隱微之間恐懼戒謹而不敢歎

則所以養其誠心至矣、蓋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立身、身且不立、烏能治國家哉、○廣平游氏同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聖人為能饗帝、為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為能饗親、為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為天下國家也何有、○蒙引此一條惡舉其禮制而言、而深賛其意義之深遠見得非○武王周公不能制此禮也○明乎三句與論語同皆當兼理無不明說、然不恪言有知行意、

遺說有謂郊社之禮為冬至有事於圜丘也、夏至有事於方澤也、是果何為哉、蓋天生地成、其益無方、不有以報之非所以教天下之仁也、故以郊社之禮事之、而答其生成之德也、有所謂宗廟之禮焉、五年一禘而合享也、三月一嘗而合享也、是果何為哉、蓋祖德宗功、其被無窮、不有以報之非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故以宗廟之禮祀之、而報其功德之隆也、夫斯禮也、與斯義也、惟聖人能制之、亦惟聖人能明之也、苟能因文以達其情、而於仁人之所以享帝者有以默契其精微之蘊、窮數以詳其義、而以孝子之所以享親者有以會通其心術之微、吾見明於

享帝之仁者則必能以仁而育萬民四海永清之治運之而裕如矣明於享親之孝者則必能以孝而治天下萬邦作孚之化成之而無難矣

右第十九章